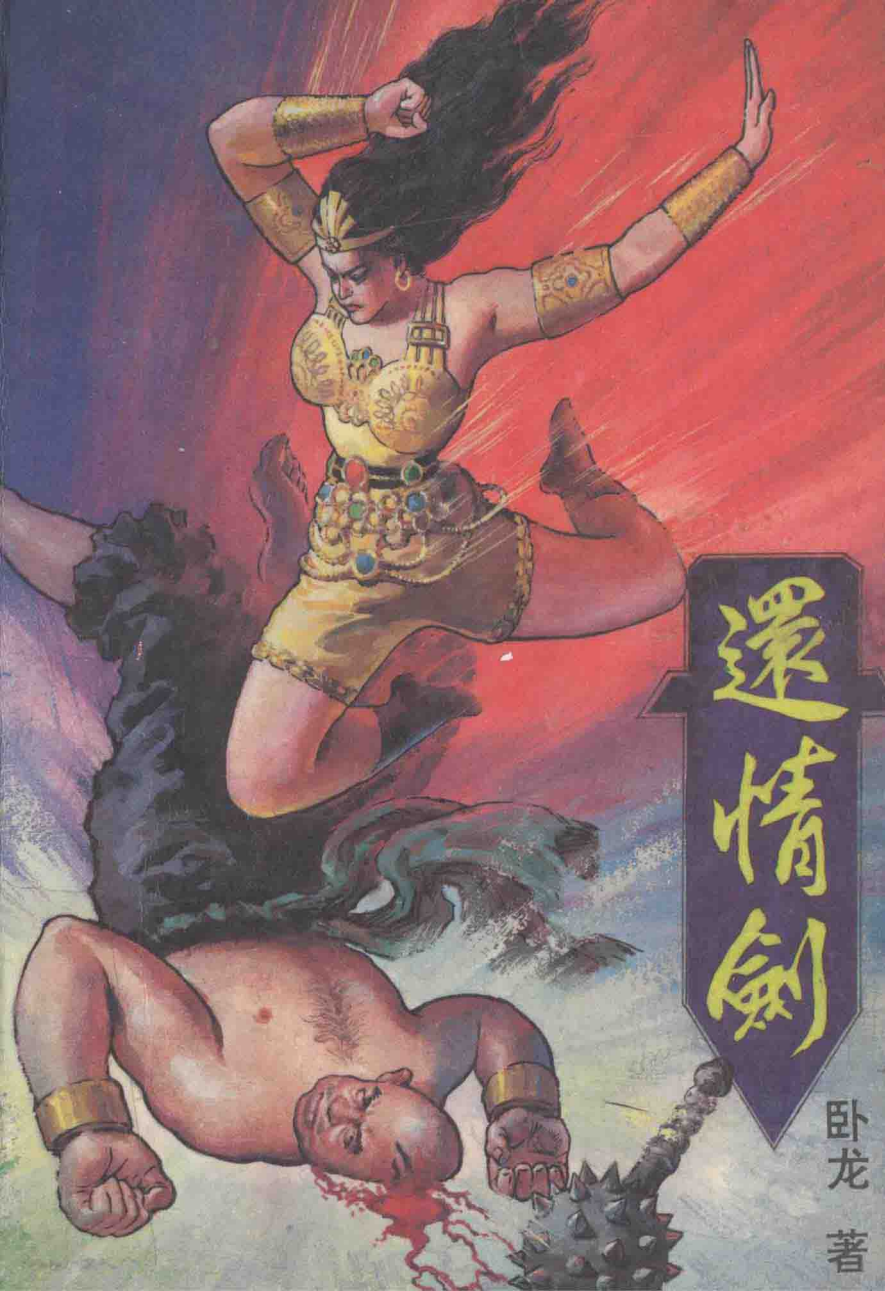




還情劍

卧龙 著

还情剑

卧龙 著

③

东北朝鲜民族教育出版社

第二十二章

怪 智 邪 谋

这时，于氏三小三剑并出，一片剑幕，挡住群豪的攻势。

李寒秋伸手一抓方秀，道：“住手，那个敢冲进来，我先杀了方秀。”

这一喝果然厉害，再无人敢冲锋陷阵。

萍儿扯过薇花夫人，道：“这是货真价实的薇花夫人。”

只听厅外一声大喝，道：“原来是你这丫头，兴风作浪，吃里扒外。”

萍儿凝目望去，只见那说话之人，正是方家大院中内外总管王士贵。

此人足智多谋，甚得方秀的宠信，终年一袭蓝衫，但在萍儿记忆之中，他长于经营算计，未曾来过，想不到此人竟也会来此。

心中大是奇怪。

当下一笑道：“原来是王总管。”

王士贵淡然一笑，道：“我早就觉得你这丫头靠不住，几次和院主提过，想不到你这丫头甜言蜜语，竟然把院主骗得十分宠信于你，才招致今日之祸。”

李寒秋冷冷说道：“萍姑娘，这人在方家大院是何身份？”

萍儿道：“内外总管，综理方家大院中内外事务。”

李寒秋冷冷说道：“这人鹰鼻鹞眼，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人。”

萍儿微微一笑，道：“但方秀却对他十分宠信。”目光转到王士贵的身上，道：“王总管，方秀和薇花夫人都在我们手中，不论你们带多少高手同来，也不敢有所妄动。”

王士贵缓缓说道：“但你们也无法离开此地一步……”语声一顿，道：“方院主带了四十八位护院高手，还有韩二爷和韩公子都另率领高手随后赶来。”

李寒秋心中一动，暗道：“不知方秀率领高手之中，是否有雷飞？”

但闻萍儿说道：“不论你们来多少人，来多少高手，但方秀落在我们手中，量你们也不敢动手。”

这时，于长清也缓缓走了出来。

萍儿回顾了于长清一眼，道：“老前辈，可要使方秀醒过来么？”

于长清点点头，道：“要使他清醒过来。目下咱们这四周都已经被那方秀的人手包围了起来，必须要借用方秀之力，使他们自然撤走。”

萍儿道：“如何才能使方秀清醒过来？”

于长清道：“我这里有解药。”

于长清探手从怀中措出一粒药丸，交给了李寒秋。

李寒秋接过药丸，道：“就这样给他服用么？”

于长清点点头，低声说道：“要他服用药物之后，别忘了点他几处穴道。”

李寒秋点点头，把药丸投入了方秀口中。

对症用药，灵效立见，方秀服下药物之后，不过片刻工夫，人已清醒过来。

李寒秋救醒那方秀的同时，萍也救醒了薇花夫人。

李寒秋冷冷说道：“方秀，你听着，你如相信我会杀你，你就别耍花招。”

方秀四肢穴道被点，但人仍然能够说话，当下说道：“阁下准备如何？”

李寒秋道：“一切听我吩咐。”

方秀道：“可以，在下只有一个条件。”

李寒秋道：“什么条件？”

方秀道：“我一切遵照吩咐，你又如何处置在下？”

李寒秋道：“你想我放了你，是么？”

方秀道：“如是在下死定了，早死片刻，晚死片刻，又有何不同？”

李寒秋缓缓说道：“我可以不杀你。”

方秀道：“那要如何？先把话说清楚。”

李寒秋道：“你不怕我说了不算么？”

方秀道：“李世兄一诺千金，在下岂有不信之理。”

李寒秋道：“哼！只怕你听了之后，比杀你还要难过。”

方秀道：“你说吧！如是在下能够做到，绝不推诿，如是我自知无法做到，你杀了我也是一样做不到。”

李寒秋道：“这个不劳费心，在下要问的事，都已先行想过了，每一个都会很听你的话么？”

方秀道：“这个么，自然是了。”

李寒秋道：“你下令要他们退开去。”

方秀应了一声，冷冷地说道：“你们都退开去。”

厅外群豪闻声如奉纶音，一个个向后退去。

片刻之间，厅外拥挤的群豪，已然走去大半。

方秀道：“李世兄看到了么？”

李寒秋道：“看到了。”

方秀道：“看到就好，证明在下并非说谎……”

语声一顿，接道：“在下言心于此，李世兄如何处置在下，悉听尊便了。”

言罢，闭上双目，有如老僧坐禅一般。

李寒秋右手按在方秀的背心上微一加力，道：“方秀，我可以饶你不死，但你一身武功，无法再让你带走了。”

方秀轻咳了一声，道：“你要废我一身功力？”

李寒秋道：“不错。”

方秀冷冷说道：“那和死有何不同？”

李寒秋道：“活着你还有向在下寻仇的机会，如果死了，你就无法再找我报仇了。”方秀重重咳了一声，道：“王士贵，告诉你韩二爷和韩公子，就说我未被释放之前，叫他们不许放走一个。”

李寒秋冷笑一声，道：“方秀，看来你似乎很有勇气。”

方秀道：“如果在下非死不可，为什么不死得豪壮一些。”

李寒秋冷笑一声，道：“就算韩涛也到了些地，就凭你方家大院中那些武师，也未必能够拦得住区区啊！”

方秀道：“也许你李寒秋可以凭仗七绝魔剑突围而出，但萍儿与于老头，决无逃出我方家密布的罗网可能。”

这时，于长清突然上前一步，一拱手，道：“方院主。”

方秀冷漠一笑，道：“于长清，这些年来，我供你食用吃住，想不到你竟是这般对我。”

于长清淡淡一笑，道：“你对我虽然不错，但在我身上下毒，使我终身为你役使。”

方秀道：“你既知中毒，自然应该知道你一身武功也同时失去，战阵之间，不能和人动手了。”

于长清淡淡一笑，道：“方秀，你太相信药物了。”

方秀微微一怔，道：“怎么说？”

于长清道：“你既知老夫精通卜算之术，为何不知老夫也是个极精岐黄的人物，我忍受这多年，助你筹划为恶，你可是认为我当真的屈服在你毒手之下了么？”

方秀道：“这些年来，我对你监视甚严，你未离这庄院一步，怎会配得解毒药物呢？”

于长清淡淡一笑，道：“老夫相信这一生中，你没有第二次对我下毒的机会了，告诉你，自然是不妨事了……”

语声微微一顿，道：“你还记得，七年之前，老夫向你提出的一事么？”

方秀道：“什么事？”

于长清道：“老夫要你移植一些奇花异草，植于庄院之中。”

方秀道：“不错，确有此事，但不知和解你身上之毒有何关连？”

于长清道：“关连很大，那奇花异草，就是配制解毒药物的原料啊！”

方秀啊了一声道：“阁下果然是老谋深算。”

于长清道：“老夫为了求生，不得不用些手段。”

方秀淡淡一笑道：“就算你武功尽复，至多你和李寒秋两人破围而去，但还有你三个弟子和萍儿为区区偿命。”

于长清笑道：“老夫这把年纪了，不愿再目睹流血惨局，因此，愿和你商量一事。”

方秀道：“什么事？”

于长清道：“你让老夫等安然离此，而且三日内，不许穷追我等。”

方秀道：“在下呢？”

于长清道：“老夫向李世兄求赏一个薄面，饶你不死。”

方秀道：“废了我一身武功？”

于长清摇头，道：“完好无损地放了你。”

方秀道：“好！在下答应，如是你能说服李寒秋，咱们这笔交易算作定了。”

于长清目光转到李寒秋道：“世兄……”

李寒秋道：“方秀既是老前辈设法擒住，老前辈如何处理，悉凭尊便。”

于长清淡淡一笑，道：“不论谁擒到方秀都是一样，咱们都要作为最有效的运用。”

李寒秋道：“老前辈可是觉得放了方秀，运用十分有效么？”

于长清道：“自然是，咱们不能轻易地放他。”

李寒秋正待开口，突见于长清对那王士贵一拱手，道：“咱们决定释放方秀，贵总管准备付出些什么样的代价呢？”

王士贵道：“敝东主近在咫尺，于长兄也不用问在下了，敝东主怎么吩咐，在下如命照办。”

于长清目光转到方秀的身上，道：“还是阁下说么？”

方秀道：“我没有死亡之前，一切还要在下做主。”

突见人丛闪动，有人低声说道：“小院主来了。”

李寒秋心中大奇，暗道：“方秀无子，难道是那韩公子来了么？”忖思之间，韩公子已经越众而出。

李寒秋道：“山不转路转，想不到咱们这样快又见面了。”

韩公子望望被李寒秋挟持在怀中的方秀，接道：“阁下很得意。”

李寒秋道：“托公子的福。”

韩公子道：“这次咱们再度碰面，李兄是最神气的一次……”

目光突然转注到萍儿的脸上，冷冷地接道：“你竟敢背叛院主！”

萍儿一欠身，道：“小婢情非得已……”

韩公子接道：“我知道你一定有着很大的理由。”

但闻方秀接道：“贤侄，和于长清谈谈，我是他擒住的。”

韩公子望了于长清一眼，道：“老前辈这一口反噬，咬得很凶，我方伯父养了你很多年，供你食宿，最后又被你暗算生擒。”

于长清道：“韩公子，这些事我已和方秀谈过，此时此刻，已不是争论是非的时候，咱们该谈的是你准备营救方秀，我等自然尽量使他不让公子救走。”

方秀低声说道：“孩子，他们已经答应放我了，但不知条件为何，你和于长清谈谈吧！”

于长清道：“放我们平安离此。”

方秀抢先答道：“可以，在下还要他们准备一份丰裕的川资。”

于长清道：“你跟我们走，三日后放你回来，在这三日之内，不准你属下轻举妄动，监视追踪。”

方秀道：“我被你们生擒带走，如何还能约束部属？”

于长清道：“王总管、韩公子，都有此等身份。”

方秀道：“三日之后呢？”

于长清道：“放你回来。”

方秀道：“于兄心中还想什么条件，还是请一起说出来吧！”

于长清道：“把萍儿正式地送我门下，脱离你们方家大院。”

方秀点点头，道：“可以，还有什么条件？”

于长清道：“就只有这些了。”长长吁一口气，接道：“这些年来，你待我不谓不厚，如若不是在我身上下毒，咱们这一段相处岁月，应该是水乳交融一般。”

方秀淡淡一笑，道：“我如不在阁下身上下毒，只怕这座山庄很难留得住于兄。”

于长清淡淡一笑，道：“虔诚相待，虽一日可胜过十年相处情意。”

方秀轻轻叹息一声，道：“事情已经过去了，谈亦无益，阁下还是说出条件吧！”

于长清道：“在下条件已经说了，但待方院主回答了。”

方秀目光转到萍儿的脸上，道：“你还有什么条件么？”

萍儿道：“方院主太客气了，小婢纵有条件，也不敢在方院主面前提出。”

方秀点了点头，目光又转到李寒秋的脸上，道：“李公子呢？”

李寒秋道：“你是杀我父母的主谋元凶，我要杀了你替父母报仇。”

韩公子道：“杀了我方伯父，我不信你们能平安离开这里。”

李寒秋淡淡一笑，道：“可惜令伯父不是我李某所擒。”

韩公子接道：“是你所擒，又能怎样？”

李寒秋道：“如是我李某所擒，我非杀了他，看看你有什么法子能够留下我李寒秋。”

韩公子冷哼一声，似想发作，但却又突然忍下不言。

李寒秋回顾了于长清一眼，道：“老前辈，咱们要如何自处，老前辈决定了么？”

于长清道：“决定了，现在就等待方秀的回答了。”

方秀道：“在下未完的事情太多，因此还不能死。”

他自我解嘲地淡淡一笑，道：“于兄提出的条件，在下全部应允，不过，只有一点不知可否情商一下？”

于长清道：“不要我们带你离开？”

方秀道：“诸位如若以为只有带我走，才可保诸位的安全，那就只好带我走了，不过，似是用不着三日。”

于长清道：“方院主自己说，应该多长时间？”

方秀道：“在下想，一日夜的时间，应该够了。”

于长清道：“一日夜我们能走多远？”

方秀道：“至少诸位已在百里之外了。”

于长清沉吟了一阵，道：“我们如何走法？”

方秀道：“庄外有健马、篷车，诸位任选一种即可。”

于长清道：“院主似是准备得很恰当。”

方秀淡淡一笑，道：“于兄如何决定，可以行动了。”

于长清道：“我们决定乘车而行。”

方秀道：“几时动身？”

于长清道：“现在就动身如何？”

方秀目光转到王士贵和韩公子的脸上，道：“你们通知四面埋伏的人手，要他们立时撤走。”

王士贵道：“撤往何处？”

方秀道：“撤回方家大院。”

王士贵望了韩公子一眼，欲言又止。

李寒秋看了微微一怔，忖道：“看来，这位韩公子已有握权之势，方家大院的总管，也要向他请示了。”

只听韩公子低声说道：“遵从院主之意。咱们撤回方家大院。”

王士贵应了一声，回头一扫手，道：“转告四路领班武师，撤回方家大院。”

四个劲装大汉应了一声，转身大步而去。

方秀低声说道：“记着，留下七匹健马和两辆篷车。”

王士贵应道：“属下遵命。”

方秀道：“好，你们可以走了。”

王士贵、韩公子无可奈何地转身而去。

方秀沉声喝道：“回来。”

韩公子、王士贵齐齐转过身子，道：“院主还有什么吩咐？”

方秀道：“不许你们派人监视追踪，于长清和李寒秋都是英雄人物，出口之言，自然不会欺骗我。”

王士贵道：“属下都记下了。”

方秀淡淡一笑，道：“那很好，还有那位君姑娘，接她回方家大院去吧！”

于长清道：“慢着。”

方秀道：“什么事？”

于长清道：“君中凤已和我有了师徒名份，老夫要带着她一起走。”

方秀一皱眉头，道：“这个不妥吧，她是我拜弟之女，又是李寒秋的仇人，你带她同行，岂不是自找苦恼么？”

于长清淡淡地一笑，道：“这是老夫的事了，不用阁下担心。”

方秀神色严肃地说道：“于兄，兄弟想不明白，你一定要带着她走呢？”

于长清道：“我不是说过了么？她和我早已有了师徒名份。”

方秀道：“于兄不觉得这是一桩很麻烦的事么？”

于长清道：“老夫已经说过了，这不用方院主担心了。”

方秀沉吟了一阵，道：“好吧，如若你一定要带她走，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于长清目光转到李寒秋的脸上，缓缓说道：“你带着方院主，先到庄外，在第一辆篷车上等我们。”

萍儿道：“我呢？”

于长清道：“你和李寒秋走在一起，同乘第一辆篷车，我去接君姑娘。”

李寒秋冷冷说道：“方秀，我希望你老实些，不要再耍什么花招。”

方秀道：“我相信你真的可能杀我。”

李寒秋缓缓说道：“那就对了，咱们走吧！”

方秀举步向前行去。

李寒秋紧随在方秀身后，左手抓住方秀的右臂，右手却仍然按在方秀的背心之上。

萍儿押解着薇花夫人，鱼贯向外行去。

韩公子、王士贵同时迅快地退了出去。

李寒秋行出大门，果见两辆篷车，停在大门口处。

除了那篷车之外，还有七匹健马。

方秀淡淡一笑，道：“李世兄，你们准备乘车呢？还是骑马？”

李寒秋略一沉吟，道：“上车吧！”

扶起方秀，跃上第一辆篷车。

萍儿抱起薇花夫人，也登上了篷车。

李寒秋又点了方秀两处穴道，冷冷说道：“方秀，我希望在我们未决定放你之前，你最好自爱一些，别要激怒我。”

方秀道：“李世兄可记得在下是于长清所擒么？而且他已经答应放我。”

李寒秋道：“不错，于老前辈格于形势，答应了放你，我可以废了你的武功，然后再放你不迟。”

方秀怔了怔，忖道：“这李寒秋说得出口，就做得得到，倒是不能惹他上火。”

心中念转，口中哈哈一笑，道：“李世兄，但请放心，在下既然答应了，决然不会再妄动心机。”

李寒秋道：“但愿 you 心口如一。”

不再理会方秀，转头向后看去。

只见于长清带着于小健、于小康等三兄弟及君中风等，缓步行了出来，登上了第二辆篷车。

篷车上，方秀原派有赶车的人，却被于长清挥手赶走。

只见于长清一挥手中长鞭，啪的一声，篷车立时向前奔去。

李寒秋正待询问萍儿曾否有人赶来，突觉篷车向前奔了过去。

启帘望去，只见一个身着黑衣，头戴毡帽的大汉，坐在车前，挥动长鞭，赶车而行。

李寒秋看他行车的路线，紧迫在那于长清篷车之后，心中暗道：“凭这一个赶车的人，量他也救不了方秀，倒不如任他去吧！”

于长清似是早已胸有成竹，篷车如箭，一直奔行。

一口气赶了十几里路，篷车才慢了下来。

方秀闭着双目，背倚在车栏之上养神。

萍儿心中虽有着甚多话，想和李寒秋说，但碍于方秀，也只好住口不言。

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蹄声，四匹健马，直追而来。

李寒秋一把提起方秀，道：“我不相信阁下是守信的人，果然有人追来了。”

方秀一皱眉头，道：“萍姑娘，你瞧瞧是什么人追来了？”

他口气自然，仍然是当年主人的身份。

萍儿微微一怔，揭开软帘，向外看去。

只见当先一骑马上坐着韩公子，另外有三个黑衣大汉，身佩长剑，紧追在韩公子的身后而来。

萍儿缩回车中，低声说道：“是令侄韩公子。”

方秀冷笑一声，道：“这孩子胆子越来越大了，竟然连我的话也不听了。”

语声一顿，接道：“这孩子如非是有特殊事故，定然有重

大事故了。”

萍儿道：“什么事？”

方秀道：“在未见他之前，我也无法预测到什么事情，但我生死掌握在你们手中，他决然不敢无礼。”

李寒秋道：“就算他无礼，我们也不怕。”

这时，前面一辆篷车，似是也已有所警觉，突然停了下来。

李寒秋伸手掀开车帘，冷冷说道：“停车。”

那赶车大汉应了一声，停下了篷车。

韩公子带着三个大汉，疾如流星一般，疾追而至。

方秀冷冷说道：“你们追来干什么？”

韩公子一带马头，四匹马一字排开，拦住了去路。

方秀冷冷说道：“什么事？”

韩公子一欠身，道：“见过伯父。”

方秀道：“不用多礼了，我已经吩咐过你们不行追踪，但贤侄却似把老夫的话当作耳边风，”

韩公子一欠身，道：“非是小侄故违伯父之命，实是小侄有要事，不得不追来此地。”

方秀道：“什么事？”

韩公子道：“这个，小侄等一会再奉告伯父。”

目光转到李寒秋的脸上，道：“李寒秋，在下想和你谈一件事。”

李寒秋道：“什么事？”

韩公子道：“在下想以世间最贵重的物品，交换我方伯父的自由。”

李寒秋冷冷说道：“什么物品？”

韩公子淡淡一笑，道：“人。”

李寒秋怔了一怔，道：“什么人？”

韩公子道：“雷飞。”

李寒秋心中一跳，道：“雷飞现在何处？”

韩公子道：“在下先和李兄谈谈，如是愿作这笔交易，在下立刻要他们送雷飞来。”

李寒秋心中大感为难，一时间，不知道如何答复，沉吟良久，答不上话。

韩公子淡淡一笑，道：“李兄是否答允，但凭一言而决。”

李寒秋略一沉吟，道：“在下想先见过雷飞，再作决定。”

韩公子道：“可以。”

突然举起右手一挥，遥远处，突见另一匹快马，疾如流星奔来。

李寒秋回顾了萍儿一眼，萍儿欲言又止。

只见那快马如飞，片刻之间，已经到了篷车前面。

马上一个黑衣人，双手抱着雷飞。

李寒秋凝目望去，只见雷飞紧闭着双眼，人似是已经晕了过去，不禁一皱眉头，道：

“他受了伤，或是中了毒？”

韩公子冷冷说道：“他被我点中了穴道，同时也被我抹去他脸上的化妆。”

李寒秋道：“拍活他的穴道，让他跟我说话。”

韩公子道：“在下想先听听李兄的决定，你是否愿以贵友交换我方伯父？”

李寒秋沉吟了一阵，道：“如若他真是雷飞，在下答允韩兄交换。”